

美德即目的

又到暑假,随着传统文化的流行,各种各样的暑假国学补习班备受欢迎,不仅很多父母为孩子报班学习,也有许多年轻人自发地学习国学。

一部刚刚发布的“国学青年阅读大数据报告”显示,在18岁至36岁的群体中,关注“国学”领域的男性接近8成,而在对关注对象的调查中,古诗词、书法受关注程度最高。

近年来,国学学习持续走热,但国学究竟应该怎么学,却一直争议不断。批评者认为传统文化中大量的糟粕正在沉渣泛起,究竟是否如此?国学又该学什么?

国学不止古诗词

国学并非科学的定义,时至今日,国学仍旧是一个宽泛的概念。著名儒学学者、首都经贸大学教授王瑞昌说,“从普遍的角度来看,国学至少可以分为两个方面,一个是学术形态的,一个是生活形态的。学术形态的,包括古代士大夫学习的经学、史学等,它是历代

传承有序的一套理性思考的系统,用张载的话说,就是‘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’。生活形态的国学,可以看作一种广义上的生活方式、行为方式,包括诗词曲赋、琴棋书画、服饰礼节等”。

对于普通的学习者来说,是否生

活形态的国学更适合学习呢?王瑞昌认为并非如此,“国学很难从某一个单一的角度去看待,不能把汉服当作国学的核心,同样也不能把古典诗词当作最核心的东西,甚至现在社会上比较流行的古典礼仪,也不是核心。因为它是一套完整的文化系统,也是传统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东西,如果非要找一个基础,那么我想应该是读书明理”。

读书明理是根本

传统儒家修齐治平的体系中,修身是基础,王瑞昌说,“修齐治平,修身第一。读书明理,就是明做人的道理”。

尽管古人说“天不变道亦不变”,但实际上,社会在进步,时代在变化,古今之“理”又是否能够共通呢?王瑞

昌说,“理可以很高,可以是古人说的天理,也可以很低,可以是基本的道德规范、行为准则。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理,不是那种高深的理念,也不是哲学化的理性,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,可以说是伦理,也可以说是做人的道理。这是中国文化的长处”。

不可本末倒置

现实的国学学习班中,诸多易经算卦、兵法管理,甚至愚忠愚孝的国学教育层出不穷,也屡屡受到批评,王瑞昌说,“这种本末倒置的学习,值得担忧,有时候还有很大的负面作用”。

传统并非全是优秀的文化,但如何去粗取精,值得反思。王瑞昌说,“有些国学教育中过度地宣扬传统中那些不光明、不正面的东西,最好不学。还有一些东西,不是不能学,但一定要分

清本末。我曾和一位中学校长聊天,他对《鬼谷子》《孙子兵法》之类的东西很感兴趣,觉得对现实生活有帮助。这些东西不能算是糟粕,但不是根本。根本还是做人,否则,道德人格没有树立,却去学这些权谋、诡道,难免有害无益。这也是中国哲学的特点之一,物有本末,事有始终,学国学也有本末,不能倒置”。

美德本身是目的

随着学校教育中传统文化内容的加强,各种古诗词、古典文学也备受家长的欢迎,许多孩子课余时间都要背诵大量的典籍,王瑞昌认为,“这些内容,对于提升人的审美能力有一定的好处,可以学习,但最好不要以功利的心态去学”。

其实,传统的读书入仕、经世致用未尝不是功利的学习,为何今天学国学不能功利化呢?王瑞昌说,“传统社会中,确实有一套完整的教化体系,通过读书,可以实现提升修养、治理社会等一系列目的。但在今天,这一套体系已经不存在了,反而可以更加纯粹地

学习国学。《荀子》说,‘君子之学,美其身也’,意思是提升自己的修养,养成美德,才是学习的根本。古希腊哲学也认为,美德不是达成某种目的的工具,它本身就是目的。传统的修身之学,除了功利的目的之外,其实还有更高层次的追求,即完善自身的人格,古人说德才兼备,德在前,才在后。现代的通识教育,也同样重视培养完善的人格,这一点,古今一样”。

(选自《北京晨报》)



书苑撷英

最文艺的事儿

■冯唐

巡视周边,我问朋友们,你们干过的最文艺的事儿是什么,理工男基本忽略我的问题,继续在群里讨论中美贸易战和区块链。收到的回复中,文艺级别比较高的包括:

我的一个男性朋友写过近一百个小说的开头,其中二三十个开头有上万字。个别开头非常有力。这个朋友挣够一两年的生活费就辞掉工作,什么时候开始谈生意,就是钱花光的时候。

我的另一个男性朋友读过很多书,却从来没出版过任何著作,他有极强的鉴赏力,却不作艺术创作。北大毕业前在潭柘寺住了大半年,思考人生,然后就没拿到毕业证,也没去当和尚。

我的一个女性朋友去过上百个国家。她每和一个男友分手之后,就去之前两个人约好要去但是再也不能一起去的那些国家和城市。一个人出国,每到一处,找他名字首字母的街道,拍张照片,一张都不发给他。

我想我自己干过的最文艺的事儿应该是在四十岁生日之前的两年,几乎每晚应酬喝酒,每次酒后都借着酒劲儿写《不二》。我在四十岁生日之前两天写完《不二》,算是自己送给自己一个生日礼物吧。

我问我老妈,我爸做过的最文艺的事儿是什么,我老妈想了想说:“你哥出生之后,他买了一辆西式的婴儿车。我问他这是干什么用的,他说,初夏傍晚,夕阳下山,你在护城河边用这个车推着儿子散步,多么美好啊!我说,一个婴儿车花掉大半个月工资,有什么美好的。”

我问我老妈,她干过的最文艺的事儿是什么,我老妈想了想说:“生下了你。你是老三,我拼了老命生出了你,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,这些不知道为什么的事儿,似乎相当文艺。”

周作人说过:“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,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,生活才觉得有意思。我们看夕阳,看秋河,看花,听雨,闻香,喝不求解渴的酒,吃不求饱的点心,都是生活上必要的。”

天大的理抵不过“我高兴”。人活天地间,不高兴、不痛快的事儿太多了,在不给他人添麻烦的基础上,理直气壮地文艺一点,不着调一点,纯粹个人主义一点,生活会美好一点。

(选自《新民晚报》)